經義述聞

經義述聞弟十五　　高郵王引之

禮記中七十四條

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　五官　不祔於皇姑

以此若義也　葬引　不以人之親痁患　父師　孝

弟睦友子愛　貴宮　公素服不舉　愛之以敬　選

賢與能　燔黍捭豚　橧巢　未有麻絲　辟於其義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　故功有藝也　天不

愛其道　設於地財　與年之上下　天子之豆二十

有六　父寡無咨　衆之紀也　必先有事於頖宮

其餘無常貨　旦明　朝覲大夫之私覿　貳君　大

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　天子樹瓜華　以
移民也　君子不興功　豈與之齊　婦盟饋　擅薌
擇於諸母與可者　則必引而去君之黨　魚須文
竹　立主人之北南面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
遬　藩纍　夏后氏之殷足　齊衰惡笄　別之以禮
義　問道藝　不匊狎　乘車服馬不齒　枕几穎杖
呻其佔畢　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　隱
其學　有遺音者矣　物至知知　樂由中出故靜
莊敬恭順　測深厚　其移風易俗　志微　狄成
以繩德厚　律小大之稱　感條暢之氣　五色成文

而不亂　八風從律而不姦　百度得數而有常　樂

氣　獶雜子女　唯某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

名之曰建櫜　繁瘠　族長　天地之命　得其儕

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

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

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注曰臨行又徧告宗廟。孝敬

之心也。引之謹案社稷二字。疑因上文以名徧告及社

稷宗廟山川而衍。下文諸侯相見。命祝史告于五廟所

過山川。注曰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貶於適天子也。注意謂上

文適天子。但云告山川。不言所過則所不過者亦告也。　適天子告于山川。而此云

告于所過山川其文小異鄭猶解釋其義如適天子告于社稷而此不告則其文迴殊鄭安得無注今但云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貶於適天子而不云不告社稷貶於適天子則適天子時所告亦無社稷可知正義釋注臨行又徧告宗廟二句曰案上文云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此又命祝史告于宗廟山川故云臨行又徧告宗廟孝敬之心也正義舉經文無社稷二字是其明證又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正義曰前命祝史告山川而諸侯猶待告徧乃行也以五日爲期所以爾者爲先以告廟載遷主若久畱不去則爲非禮故云過是

非禮也但云告廟告山川而不及社稷則所據本無此二字矣唐石經始誤衍

五官

乃命國家五官而後行鄭注曰五官五大夫典事者正義曰案大宰云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是諸侯有三卿五大夫不云命卿者或從君出行或雖在國留守總主羣吏如三公然不專主一事且尊之旣命五大夫則卿亦命之可知故不顯言命卿也引之謹案五官謂司徒司馬之屬卿大夫皆得爲之春秋時晉季孫爲司徒孟孫爲司空叔孫爲司馬皆卿也言命五官則卿

大夫咸受命矣。曲禮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大戴禮千乘篇千乘之國列其五官四代篇幸禮朝廷。昭有五官無廢遺周書大明武篇順天行五官。官候厥政。管子大臣篇乃令五官行事。墨子節葬篇。王公大人蚤朝五官六府辟羣書治要引申子大體篇有道者不爲五官之事而爲治主。商子君臣篇地廣民衆萬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韓子五蠹篇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而犯五官之禁。齊策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賈子耳痺篇五官公而不私。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司馬者火也。司營者土也。司徒者金也。司寇者

水也。司農者木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楚語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是謂五官。管子五行篇。昔黃帝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事類竝相近矣。

不祔於皇姑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正義曰。言祔祭之時。又不得祔於皇姑廟也。皇大也。君也。稱皇者尊之也。引之謹案。此皇姑與士

昏禮之皇姑異。士昏禮之皇姑，謂既沒之姑。此皇姑，則謂祖姑也。喪服小記曰：婦祔於祖姑。士虞禮記：婦曰孫婦于皇祖姑某氏，是也。此未成為婦，不得用婦祔於祖姑之禮，故不祔於祖姑也。知非既沒之姑者，喪服小記曰：祔必以其昭穆。婦與姑昭穆不同，義不當祔，故必祔於祖姑，而後昭穆相當也。隱三年左傳：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姑。杜注曰：夫人喪禮，卒哭而祔於祖姑。然則祖姑亦可單稱姑，故謂皇祖姑為皇姑也。正義失考。

以此若義也

家大人曰孔子荅曾子以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代祭之禮下文云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鄭讀以此爲一句若義也爲一句注曰若順也正義曰謂順於古義今案以此若義也五字當作一句讀以用也此若義猶言此義言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用此義也下文曰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正謂子游之徒用此義而今之祭者不用此義也此若二字連讀若亦此也論語公冶長篇曰君子哉若人古人自有複語耳荀子儒效篇曰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此若義信乎人矣今本若譌作君楊倞注曰以君義通於四海非也新序雜事篇作若義信乎人矣若

亦此也。管子山國軌篇曰此若言何謂也。地數篇曰。此若言可得聞乎。輕重丁篇曰此若言曷謂也。墨子尚賢篇曰此若言之謂也。節葬篇曰。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又曰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史記蘇秦傳曰。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若言說秦。今本若譌作苦。燕策作若此言。皆並用此若二字。墨子尚賢篇又曰。夫若言之謂也。夫亦此也。論語先進篇曰夫人不言

葬引

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家大人曰。葬引至于堩。本作葬既引。句 至于堩。上文云。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又云。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之

窆如之何與此葬既引文同一例若無既字則文義不完然據正義曾子以葬引至塗云云則所見本已脫既字不始於唐石經矣士喪禮記注引此正作葬既引至于堩

不以人之親痁患

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鄭注曰痁病也以人之父母行禮而恐懼其有患害不爲也引之謹案痁讀爲阽阽臨也近也王逸注離騷曰阽近也漢書文帝紀或阽於死亡服虔曰阽音反坫之坫孟康曰阽音屋檐之檐如淳曰近邊欲墮之意師古曰服孟二音並通文選

思元賦。阽焦原而跟趾。舊注曰。阽。臨也。李善引薛瓚漢書注曰。臨危曰阽。阽與痁通。廣韻痁音失廉都念二切。集韻痁阽並都念切。然則痁患者。臨於患害也。此言見星而行。則有寇盜之患。日食則或至於見星。若日食而務速葬。則是以人之親臨於患害。故君子不爲也。鄭訓痁爲病。於義未確。

父師

文王世子。樂正司業。父師司成。鄭發注於上文大司成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師氏掌以美詔王。教國子以三德三行。及國中失之事。世

引之謹案。古字父與甫通。爾雅曰。甫。大也。父師。大師也。

大後大或作太音泰古但作大白虎通義十二月律謂之大呂何大者大也正月律謂之大蔟何大亦大也

徵子父師少師傳曰父師大師也父與少相對爲文少者小也父者大也故史記宋世家作大師少師洛誥正義引尚書大傳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父師亦大師也故亦與少師對文禮書卷四十九引尚書大傳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小師少師也大師父師也大師主大學之事故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又曰父師司成

孝弟睦友子愛　子庶民也　子民如父母

子以愛之　子愛百姓

引之謹案慈愛也字通作子晏子非儒篇不可使慈民晏子外篇慈作子是也文王世子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謂教之以孝弟睦友慈愛也緇衣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謂慈以愛之也子以愛之與信以結之恭以涖之相對爲文則子當爲慈明甚又曰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謂慈愛百姓也中庸子庶民也謂慈庶民也正義謂愛民如子失之表記子民如父母謂慈民如父母也乃鄭注於子字皆無訓釋釋文亦不作音蓋失其讀久矣樂記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朱子讀子諒爲慈良是也喪服四制曰繼世即位而慈良於

喪慈良。與子諒同。

貴宮

諸父守貴宮貴室。鄭注曰謂守路寢釋文作諸父守貴室。正本或作守貴宮貴室。正義曰。指其院宇謂之宮。指其所居之處謂之室。此貴宮貴室。揔據路寢。皇氏云或俗本無貴宮者定本有貴宮。引之謹案。無貴宮者是也下文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注曰。下宮親廟也正義曰除大廟之外。唯有親廟高祖以下。故云下宮親廟也。下室燕寢也或言宮或言廟通異語是宮謂廟。室謂寢。意義各殊。如貴室上有貴宮二字。則鄭必分別釋之。當言貴宮爲何廟。及或言宮或言

廟之通異語。并當注於此節矣。乃注但曰。謂守路寢。路寢二字。專指貴室言之。猶下注燕寢二字。專指下室也。而無一語及貴宮言宮言廟之注。又不繫於此節。至下節之下宮始加訓釋。然則此節經文無貴宮二字矣。再以經文考之。上文正室守大廟注曰。正室適子也。大廟大祖之廟。下文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注曰。下宮親廟也。然則大廟對下宮言之。卽是宮之貴者。適子固已守之矣。又何須諸父守貴宮乎。若謂別有貴宮。則諸侯五廟除大廟及四親廟之外。別無他廟也。下文之下宮。卽四親廟。後人不知而妄增貴宮二字。孔氏不能釐正。乃曰貴宮貴

室。揔據路寢。周官宮正注引此有貴宮二字。後人據誤本禮記加之也。賈疏曰。貴宮貴室同爲路寢。誤與孔同。 如其說則下宮下室亦可謂之揔據燕寢乎。當以釋文爲是。後儒不知貴宮二字爲經文所無。於是或以貴宮爲尊廟。或以爲昭廟。或以爲若魯公廟。或以爲羣公四親之廟。皆不考鄭注釋文而臆爲之說也。

公素服不舉

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下文釋之曰。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案。子曰。公素服下。脫居外不聽樂五字。引之謹案。襄二十六年左傳。古之治民者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是不舉。盛饌則亦不聽樂。二者相

因但言不舉而不聽樂已在其中且不舉下尚有爲之變三字則所包者眾矣居外亦在其中莊二十年左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上言歌舞而不言盛饌下言不舉而不言徹樂互文也此文上言不舉下言不聽樂亦互文也然則公素服下本無脫文明矣

愛之以敬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鄭注愛之以敬曰謂省其所以養老之具正義曰愛之以敬者解適饌省醴是

愛而又敬之也。引之謹案：如孔說，則愛之謂愛所養之老矣。案上下五之字皆指事言之，不應此一之字獨指人言之也。且愛敬義殊，不得合爲一事。若謂愛而又敬，則經文當云愛而敬之，何得云愛之以敬乎？愛疑當作受，字相似而誤也。管子明法解欲以受爵祿而避罰也，今本受誤作愛。魏策且夫偕韓不愛安陵氏可也，今本愛誤作受。是二字常相亂。受者，承也。見喪服及楚語注。繼也。見廣雅。謂已處之以大，又繼之以敬也。

選賢與能

禮運選賢與能。正義曰：此明不世諸侯也。國不傳世，唯選賢與能也。黜四凶，舉十六相之類是也。引之謹案：與

當讀爲舉。大戴禮王言篇選賢舉能。是也。舉與古字通。无妄象傳物與无妄。虞翻注曰與謂舉也。地官師氏。王舉則從。故書舉爲與。楚辭九章。與前世而皆然兮。言舉前世而皆然也。七諫。與世皆然兮。王逸注曰。與舉也。墨子天志篇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言舉謂之不祥也

燔黍捭豚

燔黍捭豚。鄭讀捭爲擘。云。釋米擘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家大人曰。燔與捭一聲之轉。皆謂加於火上也。廣雅曰。焷謂之炰。大雅韓奕正義引通俗文曰。燥煮曰炰。古無焷字。借捭爲之。鹽鐵論散不足篇曰。古者燔黍食稗而焷豚以相饗

卽用禮運之文。

橧巢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山井鼎

禮記考文曰古本橧作橧足利本同謹案家語問禮篇

亦作橧句解本音曾或曰橧巢太平御覽五十五地部二十七

引作橧巢釋名云橧露也露上無屋覆也左傳楚子登

巢車以望晉軍杜注云巢車車上爲櫓孔氏正義引說

文云轈兵高車加巢以望敵也櫓澤中守草樓也巢與

櫓俱是樓之別名家大人曰說文櫓大盾也無澤中守草樓之訓櫓本作樔說文樔澤中守

草樓正義引此者證巢爲樓之別名也若櫓爲樓之別名則人所共知不煩引書爲證矣今本正義作櫓者涉

下句巢與橧而誤今本作橧傳寫之誤陽城張氏古餘撫本禮記鄭注考異曰古足利二本大誤鄭注云暑則聚薪柴居其上正義云謂橧聚其薪以爲巢釋文云橧本又作增又作曾同則登反合而觀之可知橧巢者橧之而爲巢猶上句是營之而爲窟也鄭意如此孔陸讀之了然無誤至於家語今汲古閣所刻出於宋板者仍作橧但王肅注分橧巢爲兩事與鄭立異而已初非改橧爲檜也山井鼎蓋未識此若據太平御覽引作檜而以作橧者爲傳寫之誤更非也此經之作橧決以孔陸所讀之鄭注爲據鄭注苟云傳寫誤豈鄭傳寫經已誤邪將孔陸傳寫鄭

而誤也何御覽獨不得有傳寫誤乎斯不然矣唐石木及各本作橧亦竝不誤家大人曰張說是也鄭注云聚薪柴居其上王注家語云有柴爲橧在樹曰巢雖橧巢分訓而橧字之義則同若改橧爲櫓而云有柴爲櫓則義不可通矣維無此謬也釋文橧又作曾橧之言曾也楚辭招魂曾臺累榭王注云曾重也重聚薪柴以爲巢故謂之橧巢其鳥巢亦謂之曾巢大戴記曾子疾病篇云鷹鶽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是也爾雅家所寢橧舍人曰家所寢草爲橧義亦相近廣雅云橧巢也晏子春秋諫篇云古者嘗有處橧巢窟穴而王天下者舊本脫而王天下者五字今據上文及初學記帝王部太平御

覽皇王部一引補。此皆椙巢二字之明證。若改椙爲橧。則與巢字義不相屬。諸書豈有言橧巢者乎。且橧者。樓也。先王未有宮室而巳有樓。此理之不可通者也。鈔本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五引作增巢。與釋文別本合。陳禹謨改增爲椙。今本誤作橧。地部一引作曾巢。亦與釋文別本合。陳禹謨本曾作冒非。鈔本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一亦引作曾巢。廣韻。及晉書地理志。文選東征賦注。初學記帝王部。鈔本御覽地部二十。皇王部三。竝引作椙巢。其作橧巢者。刻本之誤耳。椙橧字形相似。世人多見橧。少見椙。故椙誤作橧。山井鼎所引家語及或說所引太平御覽皆誤本也。

未有麻絲　治其麻絲

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家大人曰麻絲當爲絲麻麻與皮爲韻皮古讀若婆說見唐韻正自及其奴也至是謂大賤皆用韻之文無此二句獨不用韻之理白帖五十七引作無絲麻太平御覽服章部六引作未有絲麻皆其證下文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亦當作絲麻小雅采菽正義儀禮喪服疏鄉內凡兩孔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七白帖八十二太平御覽服章部六布帛部五並引作治其絲麻又郊特牲正義曰禮運云後世有絲麻大雅卷阿正義曰治其絲麻以爲布帛民之職也皆其證自唐石經始作麻絲而各

本遂沿其誤諸書所引亦有作麻絲者皆後人以誤本禮記改之也家語問禮篇云未有絲麻衣其羽皮文云治其絲麻以爲布帛皆用禮運之文

辟於其義

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鄭注曰辟開也引之謹案曰知曰辟曰明曰達義竝相近辟亦明也謂明於父慈子孝以下十者之義也見下文鄭注王制祭統及洪範五行傳竝曰辟明也此訓爲開者開與明義亦相近謂開通於十者之義也大戴禮保傅篇曰開於道術知義理之指正義謂開闢其義以教之失其指矣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

正義曰則法也人既是天地之心故聖人作法必用天地爲根本也引之謹案此用家語注也家語禮運篇全襲此篇之文王肅讀聖人作則爲句注曰作爲法則是正義所本也然上文曰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則此亦當以故聖人作爲句作起也興也起而在位也易文言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文義與此同則字屬下讀言有聖人起則其爲政必以天地爲本也鄭注不解則字則屬下讀可知

故功有藝也　協於分藝　義者藝之分

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鄭注曰藝猶才也十二月各有分猶人之才各有所長也陸佃曰月以爲量成虧相備故功有藝極也胡銓曰藝極也春秋傳貢賦無藝賦當作之見昭十三年左傳正義引服注曰藝極也一口常也杜注曰藝法制引之謹案如鄭說則是功猶藝矣與有字之義不合陳瀚曰事功滋長如樹藝然尤迂曲不可通當以陸氏胡氏之說爲長藝之言臬臬極也小爾雅臬極也法也廣雅臬法也準也說文臬射準的也漢書司馬相如傳臬作藝文六年左傳陳之藝極是也杜注藝準也上文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注曰事以日星爲候興作有次弟此功亦謂興作如農功土功之類是也月以爲量則興功之蚤莫有準終始有

法。如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及九月除道。十月成梁之類。皆有常期。故功有藝也。有藝對無藝言之。昭十六年左傳。大國令而共無藝。杜注。藝。法也。二十年傳。布常無藝杜注。藝。法制也。魯語。貪無藝也。晉語。貪欲無藝。韋注並曰。藝。極也。越語用人無藝謂用眾之道無常也。說見越語。皆謂無常法無定制也。有常法有定制。則謂之有藝矣。下文。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謂合於分月而行之法制也。下文又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謂義本因時之宜。乃法制之有分別者也。鄭注並以藝為才。亦失之

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鄭注曰。言嘉瑞出。人情至也。引之謹案。不愛謂不隱藏也。廣韻寶字注引此作地不藏其寶。大雅烝民篇愛莫助之。毛傳曰。愛隱也。字或作薆。爾雅曰。薆隱也。天不隱其道。地不隱其寶。即下文所云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也。人不隱其情。即上文所云人情不失也。失當讀爲佚。鄭注曰。失猶去也。變之爲隱。古人常訓。故鄭注從略。

設於地財　理萬物者也

禮器。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正義曰。財物也。所設用物爲禮。各是其土

地之物也家大人曰正義訓設爲所設則與上下文之言合言順言理文義參差且所設之物是其土地之物則當云設以地財不當云設於地財矣今案設亦合也廣雅曰設合也設於地財者謂合於地理之宜也下文曰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又曰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爲其不合於地財也鄭注不知禮曰不順其鄉之所有也順其鄉之所有則合於地財矣司馬法仁本篇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亦謂合地之宜也正義又曰理萬物者若能使事事如上則行葦得所豚魚戴賴是萬物各得其理

也引之謹案廣雅曰理順也說文曰順理也說卦傳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理亦順也考工記匠人曰凡溝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理孫皆順也理萬物者順於萬物也鄭注周官土均引此作理於萬物與上文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四句文勢相埒下文物曲有利亦與天時有生地理有宜人官有能三句相埒正義以理萬物爲上四者之效非是

與年之上下

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鄭注曰用年之豐凶也引之謹案上言以下言與與卽以也言禮

之大倫則以地之廣狹定之禮之厚薄則以年之上下定之變以言與其實一也與訓為以故鄭注以用字釋之用亦以也古人多謂以為與繫辭傳曰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言可以酬酢可以祐神也檀弓曰殷人殯於兩楹之閒則與賓主夾之也言以賓主夾之也玉藻曰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賓也言必以公士為擯也義見上文中庸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言可以入德也論語陽貨篇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言不可以事君也孔傳皇疏皆誤以為與共之與辭見釋詞史記袁盎傳妾主豈可與同坐哉言不可以同坐也漢書與作以貨殖傳

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漢書楊雄傳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爲朋文選羽獵賦與下誤加之字辯見釋詞與亦以也互文耳

天子之豆二十有六

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引之謹案由公而侯而上大夫皆降殺以四而由天子而公則降殺以十多寡不齊非其實也天子與諸公爲君臣猶諸侯之與上大夫也諸侯多於上大夫四豆而天子多於諸公乃十豆增減之例亦不相準疑本作天子之豆二十因下文諸公十有六遂衍有

六二字。二十者五四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以四。四四四而得一十六。故諸公十有六也。三四而得一十二。故諸侯十有二也。二四而得八。故上大夫八也。下大夫再命。但卑於上大夫一命。故降殺以四之半而為六也。若二十有六。則既多於四六之合數。又少於四七之合數。將何以為降殺之本乎。桓四年公羊傳注說豆曰。天子二十有六。亦當作天子二十。句末有六二字。蓋後人據誤本禮記加之也。[公羊注又云。士二。則由下大夫而降殺以四也。本或作士三。非。]鄭注以此豆數為堂上之豆。說曰。周禮公之豆四十。[秋官掌客。]其東西夾各十有二。[堂上之豆十有六。]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

各十。堂上之豆十有二。子男之豆二十有四其東西夾各六。堂上之豆十有二。是鄭稽合周禮禮器之豆數也。天子之豆。周禮雖不言其數。然公以下之豆。或四十。或三十有二或二十有四。皆登降以八。則由公豆四十而登之天子之豆當爲四十有八。而在堂上者二十。東西夾各十有四。其數正相合也。若謂堂上之豆二十有六。則東西夾各十有一。十而餘一。非鼎俎奇而籩豆偶之義矣。皇氏謂天子之豆六十。堂上二十六。東西夾各十七。十而餘七。亦非偶數。與公之東西夾各十二。侯伯之東西夾各七。子男之東西夾各六者。奇偶不倫矣。陸佃說以醢人四豆曰。天子朝事八豆。饋食八豆。又加豆八。羞豆二。所謂二十有六。案醢人注謂

朔事爲薦血腥之祭饋食爲薦孰之祭。此天子之豆。不云宗廟之祭則非指祭祀言之。故鄭注曰。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也。何得以祭祀之豆當之乎。陸說似是而非。

父黨無容

至敬無文。父黨無容。正義曰。謂父之族黨。事之無有折旋揖讓之容。家大人曰。黨。所也。鄉射禮曰。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曾子問曰。歸葬於女氏之黨。哀五年左傳。師乎師乎何黨之。史記晉世家集解引服虔注曰。黨。所也。越語夫上黨之國。韋昭注曰。黨。所也。文十三年公羊傳。往黨。衞侯會公於沓。反黨。鄭伯會公於斐。何休注曰。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也。齊策曰。歸於何黨矣。釋名曰。上黨。黨。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也。言父所不敢

為容也內則在父母之所不有敬事不敢袒裼鄭注曰父黨無容是其明證矣

衆之紀也

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鄭注曰紀絲縷之數有紀正義不釋紀字引之謹案紀猶綱也統也說文統紀也樂記中和之紀鄭注曰紀總要之名也墨子尚同篇古者聖王爲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罔罟之有綱所以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是紀與綱義相近禮所以連收天下之民若絲縷之有統紀禮散則衆亂猶紀散而絲亂也

必先有事於頖宮

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鄭注曰頖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頖宮也字或爲郊宮引之謹案注言詩所謂頖宮也則正文必不作頖宮而作郊宮注內先有事於頖宮告后稷也頖字亦當作郊蓋經言郊宮卽魯頌之頖宮故曰郊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頖宮也郊之學也正釋郊宮二字字或爲郊宮當作字或爲頖宮蓋郊宮卽頖宮故本亦有作頖宮者後人多聞頖宮罕聞郊宮故改正文之郊爲頖又改注以從之而詩所謂頖宮一語遂以頖宮釋頖宮重複而不可通矣釋文頖宮依注音判正義曰云頖宮

郊之學也者曾以小學爲頖宮頖宮在郊則所見經文注文已經改竄成十七年公羊傳疏所引亦與今本同則其誤久矣。

其餘無常貨

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鄭注曰其餘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之國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正義曰如以上所陳謂九州之內諸侯此言其餘者謂九州之外其餘四海之國引之謹案上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四海九州謂美味所出之地非謂四海九州之諸侯也

不得承以爲義。又不得指以上所陳。爲貢自九州以內之諸侯。而以其餘無常貨爲九州以外四海之國所貢也。其餘二字對上文帛璧諸物言之。言以上所陳之貨皆有常。而其餘則無常也。無常。故不能舉其貨之名。而但以其餘目之。其餘指貨言。非指國言也。國之所有。非必貴寶。凡職方九州所出。皆其國之所有也。所謂遠物亦非必荒服之物。凡不產於畿內者。皆是遠物。覲禮曰。庭實唯國所有。亦非謂荒服也。郊特牲說朝聘旅幣。文多與此同。其曰旅幣無方。無方者。無常也。檀弓。左右就養無方。內則。博學無方。鄭注並曰。方。猶常也。猶此言其餘無常貨也。又曰。所以別土

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猶此言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彼文非指九州之外，則此亦當然。鄭君偶未省耳。郊特牲正義解旅幣無方，謂衆國貢獻幣物，非止一方，則又未考此篇無常貨之文，而誤以方為四方之方也

旦明

郊特牲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鄭注曰：旦當為神，篆字之誤。引之謹案：汗簡曰：古尚書神作䄠。左畔之爪，古示字。說文示古文示。是也。右畔之申，蓋古申字。說文申籀文申。虫部𧌒籀文虹從申，皆與右畔相似。古文四聲引崔希裕纂古神作䰠。集韻神古作䰠。脫去上半而為旦

公廟之設於私家。由三桓始也。皆因變古而譏之。若臣强而君殺之本爲合義之事。則無須著其所始以示譏矣。且慶父叔牙之叛。由於季友之大義滅親。魯君未嘗殺之也。如曰季友以君命酖之。因以爲君殺之。則當云大夫强而君殺之。由魯莊公之酖叔牙始也。文義方明。何得不言殺臣之君。又不言所殺者之名。而但云由三桓始乎。况季友卽三桓之一。而云大夫强而君殺之。由三桓始。則是季友亦爲君所殺矣。其可通乎。三復經文。由三桓始也句。與上文意義絕不相因。蓋涉下文由三桓始也而衍。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乃總言其理。非必

有人以實之也而唐顏師古匡謬正俗乃云殺讀為降殺之殺謂衰弱也言大夫不當饗君自三桓已來大夫強而君弱是以有君蒞饗於大夫者耳案如顏說讀殺為降殺之殺而以大夫強而君殺六字連讀則之義也三字絕不可通必改之義為之故而後可矣宋陸佃又謂古者殺大夫非義也後世大夫世執國政君由是弱矣有殺之者更以為義則若三家者有以啟之也案此篇凡言由某始者皆直言此事始於此人今以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為若三桓者有以啟之則是三桓以後乃有君殺強臣而以為義之事不得謂之由三桓始矣

葢皆不知由三桓始也。之涉下文而衍。故強爲之說而卒不可通。

天子樹瓜華

天子樹瓜蕐。鄭注曰蕐果蓏也。天子樹瓜蓏而已。引之謹案。華爲果蓏。經無明據。鄭注周官甸師曰。果。桃李之屬。蓏。瓜瓞之屬。是瓜爲專名而蓏爲總名也。瓜爲專名蓏爲總名。則不可以瓜蓏竝稱。猶之桃爲專名。果爲總名。則不可以桃果竝稱也。蕐。當讀爲瓠。月令曰。瓜瓠不成。周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鄭注曰。蓏。瓜瓠之屬。是也。華字古聲如八月斷壺之壺。故與

以移民也

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鄭注曰。移之言羨也。詩頌豐年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此其羨之與正義曰。蜡祭豐饒。皆醉酒飽食。使民歆羨也。家大人曰。羨者。寬衍之意。大雅板篇。及爾游衍。釋文衍作羨。漢書董仲舒傳。富者奢侈羨溢。顏師古注。羨讀與衍同與上謹民財相對。蜡祭豐饒。醉酒飽食。此先王所以羨民。故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使民歆羨之謂也表記。衣服以移之。彼注曰。移讀如禾氾移之移。移猶廣大也。大戴記曾子立孝篇。飲食移味。居處溫愉。阮氏云

臺注曰移之言羨也是移爲寬衍之義羨移一聲之轉玉篇羨徐戰切移也是其例矣

君子不興功

旣蜡而收民息已故旣蜡君子不興功正義曰旣蜡不興功者謂不興農功若其土功則左氏傳莊二十九年云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土功建亥之月起日至而畢也引之謹案冬非務農之時君子雖欲興農功而不可得何須言君子不興功乎尋繹文義仍謂不興土功也葢蜡在十月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僖五年左傳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師還襲虞滅之而宮之奇曰虞不臘矣則臘祭在後是月上旬虞已爲晉所

減。故不及臘也。杜注曰。臘歲終祭衆神之名。則當火見在十月下旬。蜡與臘同日。亦在十月下旬明矣。而致用。在十月之初。正義曰。心爲大火。十月之初。心星次角亢之後而晨見東方。周語。火之初見。期於司里。韋注曰。謂致其築作之具。會於司里之官。又火見而清風戒寒。清風至而脩城郭宮室。注曰。謂建亥之初也。是土功興於十月之初。祭蜡之前若既蜡以後則至十一月。不得更起土功也。左傳云日至而畢者。謂蜡前所興之土功。至蜡後日至而畢。非謂日至始興土功也。言其始則曰興。言其終則曰畢。土功畢於既蜡之後而非興於既蜡之後。然則傳云日至而畢。正以見既蜡之不興功也。月令孟冬之月。先言坏城

那。土功也後言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臘與蜡同
日。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八引玉燭寶典曰臘者祭先祖蜡者報百神同日異祭也而次於坏城
郭之後是土功之興在蜡前也至仲冬之月命有司曰
土事毋作土事即土功也作即興也則十一月不興土
功。任既蜡以後矣故曰既蜡君子不興功

壹與之齊

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鄭注曰齊謂共牢而
食同尊卑也齊或為醮引之謹案齊當讀為醮聲近而
假借也古聲脂幽二部相出入醮之為齊猶九侯之為
鬼侯見史記殷本紀集解譙呵之為誰何見史記衞綰傳雕琢之為追琢

也。見荀子富國篇醮與釂同。五經文字曰釂醮經典通用。說文釂飲酒盡也

又云。𣢾盡酒也。醮釂𣢾竝子肖切荀子禮論利爵之不醮也。楊

注云。醮盡也。謂祭祀畢告利成。利成之時其爵不卒奠

于筵前也。大戴禮禮三本篇醮作啐。史記禮書作啐啐當爲卒謂卒爵也索隱乃云不啐入口案少牢饋食禮祝祭酒啐酒奠爵于其筵前注曰啐酒而不卒爵祭事畢示醉也是利爵未嘗不啐酒但不卒爵耳索隱説非是。卒爵謂之醮。士昏禮贊洗爵酌酳

主人。主人拜受。酳婦亦如之。卒爵皆拜。再酳如初。三酳

用巹。亦如之。婦與夫皆卒爵。故曰與之醮也。列女傳賢

明傳宋鮑女宗曰。婦人一醮不改。夫死不嫁。貞順傳蔡

人之妻曰。適人之道。壹與之醮。終身不改。息君夫人曰

終不以身更貳醮義皆本於此篇。是古本正作醮也。

婦盥饋

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釋文曰一本無婦盥饋三字家大人曰無此三字者是也其有此三字者後人據士昏禮加之耳案昏義云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此自婦言之也此文舅姑卒食三句則自舅姑言之非自婦言之故正義云所以食竟以餘食賜婦者此示舅姑相恩私之義也是私之也何得承舅姑卒食婦餕餘而言與婦盥饋無涉唐石經有婦盥饋乃誤從釋文也據正義云禮本亦有云婦盥饋者則正義本無此三字

甚明今從正義本。

膻薌

故旣蕡然後焫蕭合羶薌鄭注曰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羶當爲馨聲之誤也匡謬正俗曰此言染蕭以脂合黍稷燒之羶者脂氣薌者黍稷氣於義自通而康成乃云羶當爲馨亦爲迂曲矣家大人曰鄭讀是顏說非也馨羶聲相近故或以羶爲馨焫蕭合馨薌者謂染蕭以脂合黍稷燒之使馨薌上達於牆屋故曰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也若脂則用之以焫蕭耳非取其臭也故正文但言蕭而不言脂若讀羶爲腥羶之羶而

以薌爲脂氣薌爲黍稷氣則是脂合黍稷非蕭合黍稷矣薦孰之時合蕭與黍稷燒之者欲使薌氣上達以歆神耳無取於膻氣也且六牲之脂又未必皆膻也凡禮記膋薌字多作膻祭義云燔燎膻薌又云亨孰膻薌凡平聲耕清青部中之字多與元寒桓刪山仙相通上去二聲亦然亨孰膻薌之膻大戴曾子大孝篇作鮮鮮字亦在仙韻也呂刑苗民弗用靈墨子尚同篇靈作練鄭風東門之墠篇有踐家室韓詩踐作靜齊風還篇子之還兮齊詩還作營大雅大明篇俔天之妹韓詩俔作磬考工記梓人數目顧脰注故書顧或作牼鄭司農云牼讀爲鬜頭無髮之鬜禮急繕其怒注繕讀曰勁左氏春秋僖元年公敗邾師于偃公羊偃作纓襄十七年邾子牼卒公羊穀梁牼並作瞯若斯之類不可悉數師古既不知古聲之相近又不知古字之相通膠柱之調固多拘閡矣。

又小雅信南山傳云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之黍

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正義以此爲鄭箋。非也。今依集注及定本。大雅生民傳云既奠而後爇蕭合馨香也毛公兩言合馨香皆用此篇之文而其字皆作馨則知爲馨之俗字甚明乃師古曾不之考反以鄭爲迂曲而讀羶爲腥羶之羶其失甚矣。

擇於諸母與可者

內則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鄭注曰諸母衆妾也可者傅御之屬也。又喪服注引此文而釋之曰可者賤於諸母謂傅姆之屬

也引之謹案鄭蓋讀可爲阿李賢注後漢書順沖質帝

紀贊曰保安也阿倚也言可依倚以取安傅姆之類也

其說卽本於鄭注列女傳節義傳曰禮爲孺子室於宮

擇諸母及阿者是其證也又案說文娶女師也讀若阿

史記范雎傳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倉公傳故濟

北王阿母正義引服虔曰乳母也列女傳貞順傳曰下

堂必從傅母保阿則喪服注以爲傅姆之屬是也釋文

可字無音賈孔亦無訓釋蓋唐人已不知其爲阿字矣

則必引而去君之黨

玉藻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鄭注曰

引御也黨鄉之細者謂旁側也辟君之親黨家大人曰。黨所也謂君所坐之處鄭君謂黨為旁側已得之矣而又以為君之親黨非也襄二十年左傳公享季武子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杜注曰去所辟席也彼稱所指臣所坐之席此稱黨指君所坐之席黨亦所也古人多謂所為黨見前父黨無容下

魚須文竹

笏大夫以魚須文竹鄭注曰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為笏釋文曰魚須文竹崔云用文竹及魚班也隱義云以魚須飾文竹之邊須音班正義曰文飾也庾氏云以

鮫魚須飾竹以成文盧云以魚須及文竹為笏非鄭義也家大人曰須與班聲不相近此節經文及釋文正義內須字皆頒字之譌頒與班古字通故釋文音班故崔氏曰用文竹及魚班也隸書分字或作夂故頒字或作須形與須相似因譌為須耳說文鮫海魚也皮可飾刀郭璞注中山經曰鮫魚皮有珠文而堅可飾刀劒口史記禮書集解引徐廣音義亦曰鮫魚皮可以飾服器然則鮫魚皮有班可以為飾故大夫用之以飾笏也若魚須非所以飾笏且不聞有文采不得言以魚須文竹矣尚書大傳東海魚須鄭注曰今以為簪司馬相如子虛賦靡魚須之橈旃張揖注曰以魚須為旃柄皆非飾笏

所刪。自唐石經始誤須爲須，而集韻二十七刪內遂收入須字音逋還切，引禮記大夫以魚須文竹。釋經音班。須，魚須也，音班。禮大夫以魚須文竹，又如字，誤與集韻同。而類篇以下諸書並沿其誤矣。廣韻、吳澄、陳澔，須字皆如字讀，謂大夫以魚須飾竹，皆由不知頒之誤爲須，故不得其解而妄爲之辭。

立主人之北南面

童子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唐石經同。正義曰：此童子來聽使，若有事則使之，若無事在主人之北南面而立。鄭注論語憲問引此立主人之北南面，作立主人之南北面。見士喪禮下篇疏。周官內豎疏所引與鄭同。家大

人曰。董子聽使。不當南面而立。作立主人之南北面者。是也。特牲饋食禮記云。佐食無事則中庭北面。文義與此相似。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遫

鄭注齊遫曰。謙愨貌也。遫猶蹙蹙也。正義曰。舒遲者閑雅也。齊謂齊齊也。上文廟中齊齊。注曰恭愨貌也。遫謂蹙蹙。言自斂持迫促。不敢自寬奢。故注云謙愨貌也。引之謹案。舒亦遲也。齊亦遫也。遫。籀文速字。疾也。言君子平日之容舒遲不迫。見所尊者。則疾速以承之。唯恐或後也。爾雅曰。舒。緩也。齊。疾也。舒遲與齊遫相對爲文。楚語。敬不可久。民

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齊肅皆疾也韋注肅疾也案齊亦疾也與此齊遬同義非謙愨自斂持之謂也

蕃鬣

明堂位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正義曰蕃赤也周尚赤熊氏以蕃鬣為黑色與周所尚乖非也引之謹案魯頌駉篇傳云騂黃曰黃是黃馬色在騂黃之閒已兼赤色足以明周之所尚矣若蕃字則古無訓黑訓赤者蕃蓋白色也讀若老人髮白曰皤皤字古讀若煩說文皤從白番聲賁六四賁如皤如與翰為韻鄭陸本作蹯音煩宣二年左傳宋城者謳睅其目皤其腹睅皤為韻目腹為韻白蒿謂之蘩白鼠謂之䶉馬之白鬣謂

之蕃鬣其義一也字又作繁爾雅釋畜云青驪繁鬣騥是也郭璞不得其解而以兩被髦釋之非是辯見爾雅

夏后氏之鼓足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曰足利本鼓足作足鼓或曰此釋文正義無可考但唐石本自作鼓足未可輒改家大人曰足鼓鼓名也與楹鼓縣鼓文同一例若云夏后氏之鼓足則文不成義下文垂之和鍾叔之離磬亦與此文同一例若云垂之鍾和其可乎據唐石經又不如據本書之通例也自通典樂四引此已誤作鼓足不始於唐石經矣案廣雅鼓名有

足鼓。隋書音樂志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殷人柱貫之謂之楹鼓。周人縣之謂之縣鼓。皆本明堂位之文。商頌那篇置我鞉鼓。毛傳曰。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正義曰。夏后氏足鼓以下。皆明堂位文。所異者唯彼置作楹。傳依此經而改之矣。周頌有瞽正義曰。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殷人楹鼓。周人縣鼓。詩正義兩引明堂位。皆作足鼓。與毛傳廣雅同。則孔本禮記之作足鼓甚明。若謂石本未可輒改。則豈唐初人所據之本。反不如後出之石本乎。斯不然矣。

齊衰惡笄

喪服小記齊衰惡笄以終喪考文引古本足利本惡笄
上皆有帶字段氏若膺曰案注云笄所以卷髮帶所以
持身先釋笄後釋帶正義云此一經明齊衰婦人笄帶
終喪無變之制亦先言笄後言帶則經文帶字當在惡
笄下儀禮喪服布總箭笄疏引喪服小記云婦人帶惡
笄以終喪帶字在惡笄上是各本不同也家大人曰笄
在首帶在要故注及正義皆先笄而後帶若經文則不
然故正義述之云要絰及笄不須更易要絰即帶也不
云笄及要絰而云要絰及笄則經文之先帶後笄明矣
喪服及士虞禮疏兩引此文皆作帶惡笄以終喪是孔

刊所見本帶字皆在冠笄上與考文所引古本足利本
同自唐石經始脫帶字。而正義內兩舉經文皆無帶字。
通典禮四十五亦無帶字則皆後人據已脫之經文刪
之也。

別之以禮義　禮義立　制之禮義　義不壹

大傳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
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正義曰別之
以禮義人道竭矣者總結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
弟言此三事皆分別之以禮義使人之道理竭盡於此
矣引之謹案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皆旁治

昆弟之事人道竭矣乃總承上三事言之別之以禮義

義讀爲禮儀三百之儀說文義己之威儀也小雅楚茨

篇禮儀卒度韓詩儀作義周官肆師治其禮儀故書儀

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

義爲誼是古禮儀字本作義也文王世子曰若公與族

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

等皆所謂別之以禮儀也若空言禮義則與上文意不

相屬矣又樂記曰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

和矣正義曰義宜也若行禮得其宜則貴賤各有階級

矣引之謹案義亦讀爲儀禮儀與樂文正相對周官大

司徒以儀辨等則民不越故書儀或爲義杜子春讀爲儀管子禁藏篇禮儀足以別貴賤即此所謂禮儀立則貴賤等也又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典命掌諸侯之五儀故書儀作義鄭司農讀爲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禮儀各眂其命之數皆是也知非仁義之義者下文有仁以愛之義以正之若此何先言義則下文不須言義以正之矣又下文稽之度數制之禮義正義曰謂裁制人情以禮義引之謂禁義亦謂爲儀禮義與度數義相因也考漢書禮樂志正作制之禮儀荀悅漢紀同又緇衣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

類也義亦讀爲儀儀不壹謂威儀不齊一也下文引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正以爲儀壹之證正義以爲義事不能齊一未達經意也

問道藝

少儀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鄭注曰道三德三行也藝六藝引之謹案地官鄉大夫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德行與道藝分言則道非德行之謂也且三行之孝友本於天性不學而能亦何須問其習否乎今案道者術也韋昭吳語注道術也杜預左傳定五年注道猶法術道藝卽術藝列子周穆王篇稱之君子多術藝是也道訓爲術藝亦

是術故以道藝連文道即藝也天官宮正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鄭司農曰道謂先王所以教道民者藝謂禮樂射御書數言禮樂射御書數先王所以教道民故又謂之道也疏以道爲三德三行非先鄭之意地官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太平御覽工藝部一引馬融注曰道六藝也春官大司樂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鄭彼注曰道多才藝者德能躬行者是道藝同訓之明證道藝同訓故言道可以兼藝言藝亦可以兼道大司徒職事十有二十曰學藝鄭司農云學藝謂學道藝故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注曰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有道藝者謂之能興道

爲技術可知矣。嫺於道藝謂之習。工於道藝謂之善。皆指一事而言。正義謂道難故稱習。藝易故稱善。强爲分別。非也。

不旁狎

鄭注曰。妄相服習。褻或爭訟。正義曰。旁猶妄也。不得妄與人狎習。或致忿爭。引之謹案書傳無訓旁爲妄者。旁疑當讀爲謗。古字假借也。莊子齊物論篇旁日月挾宇宙。釋文曰。崔本旁作謗。人與己不相習。則其過失無由而知。而相狎者。其人之善惡皆己所素知。易生謗訕。但既謂之狎。則與己親近。論語鄉黨篇子見齊衰者。雖狎必變。孔注曰。狎者素相親狎也。謗加於親近之人。非所以

全恩也故戒之曰不訕狎所謂隱惡而揚善也竊謂訕狎道舊故（舊故與故舊不同舊故舊事也廣雅曰故事也朱子曰舊事既非今日所急且或揚人宿過以取憎惡）皆發人之惡故竝言之襄十六年左傳曰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是謗狎之明證

乘馬服車不齒

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劒乘馬弗賈鄭注乘馬服車不齒曰服車所乘車也車有新舊正義曰車有新舊則年歲有多少償數有貴賤引之謹案曲禮曰齒路馬有誅僖二年公羊傳曰吾馬之齒亦已長矣盖齒者年數也馬有二歲曰駒三歲曰駣（鄭司農校）

入注。八歲曰馴之分。說文。馴。馬八歲也。故可計其年齒。君車之新舊本無年數之可分。則無由而齒之矣。衣服亦有新舊曷嘗有年齒之可計乎。服車二字。當在下文乘馬之下。弗賈之上。王制曰。命服命車。不粥於市。明他車可粥於市也。論語先進篇。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孔注曰。顏路家貧。故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車可賣。則有賈矣。但尊者之車。不可論其賈之貴賤。故曰。觀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服車弗賈也。自傳寫者誤置服車於不齒之上。而其義遂不可通。鄭所見本蓋已誤。

枕几穎杖

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穎。杖。琴瑟。鄭注曰。穎。警枕也
正義曰。以經枕外別言穎。穎是穎發之義。故爲警枕。引
之謹案。穎字當在枕下。枕穎相連。故知穎爲枕屬。正義
謂經枕外別言穎。則所見本穎在枕下可知。若如今本
穎在几下。則是几外別言穎。非枕外別言穎矣。正義述
經曰。枕也。几也。穎警枕也。杖也。當作枕也。穎警枕也。几
也。杖也。今本穎警枕也在几也之下。則後人據已誤之
經文改之也。釋文穎作頴。盧氏參校宋本作頴。與集韻合。通志堂本作頴。非也。玉
篇廣韻竝曰。穎篋也。古迴切。與鄭異義。蓋出盧王二家注
文。內則曰。縣衾篋枕。是枕有篋以貯之也。穎與枕相連

故或以爲醬杌或以爲杌隉耳唐石經始誤刻顏字於几下。

呻其佔畢

學記呻其佔畢鄭注曰呻吟也佔視也簡謂之畢言吟誦其所視簡之文引之謹案佔讀爲笘說文曰潁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爲笘又曰籥書僮竹笘也廣雅曰笘籥也春秋齊陳書字子占佔占並與笘同佔亦簡之類故以佔畢連文鄭謂吟誦其所視簡之文殆失之迂矣。

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

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鄭讀多其

訊爲句。言及于數爲句。云訊猶問也。多其問難也。其發言出說不首其義。動云有所法象而已。禮記學記言讀多其訊言爲句及于數進爲句。云數進謂數進之。學者不可以進而又進之也。引之謹案。安之句讀是也。而義尚未安。今案多其訊言者。攷文曰。訊字又作誶。爾雅曰。誶告也。誶。本又作訊。陳風墓門篇歌以訊止。毛傳曰。訊告也。訊本又作誶。小雅雨無正篇莫肯用訊。鄭箋曰。訊告也。是訊與誶通而同訓爲告也。多其訊言。猶云多其告語。謂不待學者之自悟而多語之。非謂多其問難也。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者。隱元年公羊傳曰。及猶汲汲也

爾雅曰數疾也鄭注曾子問曰數讀爲速及于數進謂汲汲於求速進也

隱其學

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鄭注曰隱不稱揚也家大人曰莊子外物篇相結以隱李頤注曰隱病患也後漢書張衡傳勤恤民隱李賢注曰隱病也隱其學病其學也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故弟子皆病其學而疾其師也隱其學疾其師苦其難三者文義相承則隱非不稱揚之謂

有遺音者矣　有遺味者矣

樂記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元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引之謹案遺字有二說或訓爲餘鄭注曰遺猶餘也正義曰質素之聲有遺餘之音質素之食有遺餘之味以其有德人愛之不忘也此一說也或訓爲忘爲棄史記樂書集解引王肅注有遺音者矣曰未盡音之極謂於音有所遺忘未至乎其極也然則有遺味者矣亦謂於味有所遺忘未盡味之極正義引一說曰所重在德本不在音故遺音今本作是有遺餘音念之不忘也蓋後人以樂記正義改之與下文所引一說不合又於有遺味者矣引一說曰禮本在德不在甘味故用水魚而遺味也此又一說也案後說是也

上文曰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下文曰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則至音不存乎音至味不存乎味呂氏春秋適音篇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進乎音者矣大饗之禮上元尊而俎生魚大羹不和有進乎味者也高注曰貴其樂和故曰有進乎音上質貴本故曰有進乎味言進乎音則所貴者不在音故其樂之質素有遺忘乎音者矣言進乎味則所貴者不在味故其禮之質素有遺忘乎味者矣此謂不尚音與味非謂其有餘音餘味也不當如鄭注所云

物至知知

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鄭注曰，知知，每物來，則又有知也。言見物多，則欲益衆，王肅上知字讀爲智，云事至能以智知之。見史記樂書集解。家大人曰。二說均有未安，予謂上知字。卽下文知誘於外之知下知字當訓爲接，言物至而知與之接也，墨子經篇曰知，接也，莊子庚桑楚篇曰。知者，接也，淮南原道篇曰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是其明證矣，古者謂相交接曰知，因而與人相交接亦謂之知。昭二十八年左傳，叔向一見鬷蔑，遂

如故知言如故交也楚辭九歌樂莫樂兮新相知言新相交也後漢書宋宏傳貧賤之交不可忘羣書治要交作知知與交同義故又有知交之語呂氏春秋明理篇弟兄相誣知交相倒是也因而相匹偶亦謂之知檜風隰有萇楚篇樂子之無知鄭箋曰知匹也首章言無知二章三章言無家無室其義一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而依聲託事之義瞭如指掌矣

樂由中出故靜　文而靜

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鄭注曰文猶動也引之謹案鄭以靜爲動靜之靜故云文猶動也今案樂者感

於物而動。故形於聲。不得謂之𦗁靜。當讀爲情。情者誠也。淮南繆稱篇情繫於中行形於外。高注曰。情誠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民之情僞盡知之矣。謂民之誠僞也。實也。大學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論語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鄭孔注竝曰。情實也。宣十四年公羊傳是何子之情也。樂由中出。故誠實無僞。下文曰。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正所謂樂由中出。故情也。古字靜與情通。大戴禮文王官人篇飾貌者不情。謂不誠實也。逸周書官人篇情作靜。逸周書情忠而寬。大戴禮情作靜。大戴禮又曰。誠靜必有可信之色。靜亦情之假借。說見大戴禮。誠情必有可信之色者。表記所謂情可信也。表記又曰。文而靜。鄭注曰。靜或爲情。案情正字也。靜借

字也文而情者外有文章而內又誠實也情與文相對爲義正與此同下文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又曰情深而文明荀子禮論篇曰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又曰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又曰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之至也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之至也此云樂由中出故情禮自外作故文皆以情文相對爲義也而表記正義乃云文而靜者臣皆有文章而又清淨失其指矣

莊敬恭順

引之謹案順當爲愼正義曰外貌莊敬謙恭謹愼是禮

之節制也則沖遠所據本作慎不作順可知史記樂書文與此同張守節正義曰謂容貌莊敬謙恭謹慎是禮之節制也則張氏所據史記本亦作慎今本史記作順蓋後人據誤本樂記改之也唐石經始誤作順

測深厚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正義曰測知也家大人曰測盡也謂盡其深厚非謂測知其深厚也窮極測皆盡也言禮樂之大無所不至窮乎高極乎遠而盡乎深厚也中庸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言天地之生物無窮也

又曰及其無窮及其不測不測亦無窮也莊子在宥篇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無測亦無窮也管子九守篇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不可測亦不可極也說文測深所至也深所至謂深之盡極處也呂氏春秋論人篇闊大淵深不可測也高注曰測盡極也下賢篇昏乎其深而不測也淮南原道篇水大不可極深不可測高注竝曰測盡也皆其證矣

其移風易俗

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荀子樂論篇說苑脩文篇竝同

史記樂書其移風易俗作其風移俗易漢書禮樂志作其移風易俗易下易字顏師古音弋豉反家大人曰當從漢書補下易字蓋樂之感人既深則其移風易俗必易二句相對為文若下句末無易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上句不對矣漢書董仲舒傳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正與此易字同義祗以易易同字後人誤以為重複故或改移風為風移而刪去上易字則為風移俗易矣或刪去下易字則為移風易俗矣荀子說苑無下易字即後人依禮記刪之而漢書易字獨未刪則以師古音弋豉反故也釋文易字無音正義釋移風

易俗而不及下易字則唐初本已無此字不始於石經矣淮南主術篇攝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易矣今本無下易字亦後人誤以為複而刪之也下文曰攝權勢之柄其於以化民易矣句法與上文同則上文亦有易字可知蓋讀書未審而率意刪改者大類如此

志微噍殺

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鄭注曰志微意細也引之謹案志微噍殺四字平列不當上下異訓志亦微也志與職古字通（楚辭九章章畫職墨史記屈原傳職作志）說文曰職記微也故趨步微小謂之志趨聘禮記賓將授志趨是也（詳見志趨條下）

素問謂小心為志心義亦同也亦見志遡下陳詰欲改志為急急與微意不相貫何其謬耶史記樂書作志微焦衰漢書禮樂志作纖微瘲瘁纖與微亦同義也錢氏漢書攷異以志為纖之譌失之

狄成

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引之謹案狄讀為誂成者戉之譌戉與越通呂氏春秋音初篇流辟誂越慆濫之音出慆濫即滌濫也誂越即狄戉也楚辭九思聲噭誂兮清和誂字亦作咷漢書韓延壽傳噭咷楚歌服虔曰咷音滌濯之滌亡與狄同音故誂通作狄鄭

云狄往來疾貌。方言曰：佻，疾也。廣雅曰：越，疾也。佻與跳同聲，越與戉同聲，是跳越狄戉皆謂樂聲往來之疾也。隸書戉字或作戊，成字或作戊，形極相似，故戉字譌而爲成。（史記樂書亦作成，則此字之譌已久。）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索隱曰：任侯張成，漢表作張越。（汲古閣所刻索隱單行本如是，今本史記作張戚，乃後人依漢書改之。）又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宅敬侯劉越，水經河水注作劉成。說苑正諫篇：左伏楊娥，右擁越姬。藝文類聚人部八引此越姬作成姬。其作成者，皆戉之譌也。鄭以狄爲往來疾貌，而不解成字，蓋闕之也。王肅解狄成，謂成而似夷狄之音，（見史記集解。）孔穎達謂速疾而成。望

文生義胥失之矣

以繩德厚

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鄭注曰

繩猶度也正義曰謂準度以道德仁厚也史記樂書集

解引王肅注曰繩法也法其德厚薄也引之謹案德厚

猶言仁厚德厚二字平列下文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

序以象事行事行二字亦平列鄉飲酒義曰主人者接

人以仁以德厚者也管子形勢解篇曰無德厚以安之

無度數以治之荀子君道篇曰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

韓子外儲說右篇曰德厚以與天下齊行齊策曰德厚

之道得貴士之力也史記秦本紀曰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民孝文紀曰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鄒陽獄中上梁王書曰墮肝膽施德厚司馬相如上林賦曰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德厚二字皆平列正義謂準度以道德仁厚於義猶疏而王注乃謂法其德之厚薄於厚下加薄字以解之其失甚矣

律小大之稱

爾雅律銓也邵氏二雲正義曰樂記云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律訓爲銓度猶比訓爲比次也褚先生補史記樂書作類小大之稱按大史公易經傳之字俱本雅

訓易律爲類於雅訓無徵少孫覩史遷爲疏矣鄭注以律爲六律亦於雅訓偶有不檢也引之謹案鄭注以爲六律文義未安邵氏規正之是也而謂褚少孫易律爲類則非類律古同聲故律通作類猶廉直勁正少孫勁作經管乎人情少孫管作貫石聲磬少孫磬作硜禮主其減少孫減作謙皆所見本如是非以同義之字代之也此與史遷易經傳之字不同何得援以相校乎漢書律歷志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旣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律之言類呂之言旅也集韻入聲六術類似也音律是律與類同聲何疑於律之作類乎襄九年左傳晉君類能

而使之類之言律謂銓度其才能而使之也杜注云隨所能失之

周語曰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又曰度之天神比之地物

類之民則方之時動是類與比同義類小大之稱比終

始之序其義一也

感條暢之氣

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鄭注曰感動也動人條暢

之善氣使失其所家大人曰條暢讀爲滌蕩滌蕩之氣

謂逆氣也上文其聲哀而不莊云云謂姦聲也故下文

曰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滌蕩

之氣與平和之德正相反平和之德謂順德也故下文

日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姦聲正聲各以類相動故下文曰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考史記樂書及說苑脩文篇並作感滌蕩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淮南泰族篇樹須其所有而滌蕩之文子自然篇作條暢上文曰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呂氏春秋音初篇曰流辟誂越慆濫之音出則慆蕩之氣邪慢之心感矣稍濫即滌濫也慆蕩即滌蕩也滌蕩條暢慆蕩聲相近故字相通說文滌從水條聲周官條狼氏杜子春云條當爲滌郊特牲滌蕩其聲滌徐同弔反聲與條慆並相近鄭曰動人條暢之善氣則是善氣與姦聲相應非其類矣

五色成文而不亂

鄭注曰。五色五行也。正義引崔氏曰。五色者五行之音。謂宮商角徵羽之聲。和合成文而不亂也。引之謹案五行與樂無涉。其說疏矣。崔以爲五音。五音不得謂之五色。亦非也。今案五色當以所用之器言之。若帗舞之列五采繒。（見地官鼓人注。）皇舞之析五采羽。（見舞師注。）翳翣之垂五采羽。（見明堂位注。）皆五色也。他若瑟有朱弦。舞有朱干。鍾有青赤黃景黑。（景。白也。見管子五行篇。）其餘樂器髹畫者。亦具五色。若簴有兩空髹畫。雖有兩紐疏畫。（並見春官笙師注。）是也。樂器備五色而皆秩然有序。故曰。五色成文而不亂。

八風從律而不姦

鄭注曰八風從律應節至也正義曰八風八方之風也律謂十二月之律也樂音象八風其樂得其度故八風十二月律應八節而至不爲姦慝也引之謹案如鄭說則是天地之氣感於樂而順應也案下文樂行而倫淸云云方言作樂之效此則但論樂之情狀不應遽及於八風之順應也且八方之風分應八節無一時並至之理作樂之時縱有風來亦止一方何得有八方之風雜沓俱來乎八風非謂八方之風也古者八音謂之八風襄二十九年左傳五聲和八風平謂八音平也五聲八

風相剸爲文杜注曰八方之氣謂之八風非也昭二十年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二十五年使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八風與七音九歌相次則是八音矣八音皆人所爲故曰爲九歌八風若八方之風與是天籟不得言爲矣故知八風謂八音也杜注二十年傳曰八方之風亦非說詳本傳八風下八風從律而不姦者即堯典之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也孟子離婁篇趙注曰倫序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盧注曰倫理次也律銓也次也爾雅曰律銓也廣韻曰銓次也姦讀曰奸奸犯也說文奸犯婬也宣十二年左傳事不奸矣杜注曰奸犯也八音各從其次而不相陵犯故曰八音從律而不姦此之所謂律猶書之所

謂倫而非十二律之謂也此之所謂紊猶書之所謂奪而非姦曆之謂也鄭君既誤以八風爲八方之風遂並以上文之五色爲五行下文之百度爲百刻以作樂之情狀而解爲天地陰陽之事蓋失其指矣

百度得數而有常

鄭注曰百度百刻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也陳祥道曰百度得數而有常節之以十二律之度也吳季札觀樂於魯而曰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襄二十九年左傳）百度得數而有常節有度守有序之謂也十二律長短有度多寡有數引之謹案陳氏之說長於

舊說矣而以度為十二律之度則非也下文倡和淸濁迭相為經始以十二律之長短言之正義曰黃鐘至仲呂爲濁長者濁也蕤賓至應鐘爲淸短者淸也此則謂樂之節奏也左傳節有度正義曰。八音之作有節其節皆有常度是樂之節奏謂之度後世之曲度後漢書馬防傳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廟李賢注曰曲度謂曲之節度也句度晉書樂志巴渝舞曲四篇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其遺法也節奏非一故曰百度數者度之多寡也其大者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及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之屬是也其小者若三步以見方以三爲度夾

振之而駟伐駟與四通以四爲度壹倡而三歎以三人爲度之屬是也

多寡得宜故曰得數一成不變故曰有常

樂氣

然後樂氣從之校勘記曰宋監本岳本嘉靖本皆作氣

衞氏集說同史記樂書亦作氣說苑脩文篇同石經氣字剜附

閩監毛本作器引之謹案氣卽器之假借也大戴記文

王官人篇其氣寬以柔逸周書氣作器莊子人閒世篇

氣息茀然釋文氣息向本作諰器云器氣也是器與氣

通上文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故此云樂器從之猶上

文言從以簫管也史記正義乃云樂氣詩歌舞也則以

知氣之爲器也宋輔廣又謂樂氣爲和氣方愨至讀樂
爲憂樂之樂謂樂以樂爲主故特云樂氣皆於文義未
安不如讀氣爲器之爲得也然徑改其字爲器則非。

獶雜子女

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鄭注曰獶獼猴也言舞
者如獼猴戲也家大人曰獶當爲擾。字之誤也擾與猱
古字通楚語。民神雜猱史記曆書作雜擾是其證史記夏本紀擾而毅徐廣曰擾。一作柔擾之通作柔猶猱之通作擾矣猱說文本作夒夒之通作擾猶左傳公山不狃論語作弗擾矣 此言俳優侏儒之人。猱雜於男女之中。不復知
有父子尊卑之等也鄭注鄉射禮記曰猱者雜也

唯某之聞諸萇宏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鄭注不釋唯字釋文唯字無音正義唯作惟曰惟某之聞諸萇宏者孔子既得賓牟賈之荅故云聞諸萇宏家大人曰唯讀曰雖古字唯惟與雖通言不但吾子之言如是雖我之所聞於萇宏者亦如是也雖與亦文義相應秦策曰弊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亦無大大王弊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史記張儀傳唯皆作雖史記汲黯傳宏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漢書唯作雖漢書楊雄傳解嘲唯其人之贍知哉亦會其時之

可爲也文選唯作雖史記范雎傳曰須賈問曰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司馬相如傳曰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唯大臣亦以爲然皆雖之借字也字又作惟史記淮陰侯傳曰信問王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爲大王不如也漢書惟作唯字竝與雖同顏師古斷唯字爲句而以爲應辭非是且皆與亦字相應是其例也表記唯天子受命於天鄭注曰唯當爲雖則此亦當然而注未之及蓋闕略也而釋文正義遂不知爲雖之假借矣近世讀者乃以唯字

絕句而讀唯諾之唯大誤

名之曰建櫜

鄭注曰建讀爲鍵字之誤也兵甲之衣曰櫜鍵櫜言閉藏兵甲也正義曰鍵是管籥閉藏之名故讀爲鍵或以管籥或以櫜衣閉藏兵革故云鍵櫜也引之謹案鍵所以持門戶與櫜不倫無由竝舉且凡府庫之藏皆有鍵閉無以見其爲藏兵革也王肅注家語辨樂篇以建櫜之建爲建諸侯與櫜字文義不屬尤誤今案建當讀爲鞬方言曰所以藏弓謂之鞬說文曰鞬所以戢弓矢也釋名曰鞬建也弓矢竝建立於其中也僖二十三年左傳左執鞭弭右屬櫜鞬杜注曰櫜

以受箭韔以受弓是韔櫜皆所以載弓矢也名之曰韔櫜者即詩載櫜弓矢之義言藏弓矢而干戈之載可知矣馬融㡯成須正作韔櫜

繫瘠

使其曲直繫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九經古義曰荀子瘠作省案省與眚通眚猶瘠也故字亦作瘠尋文義繫省爲長冢大人曰悳以繫省爲長是也謂省通作眚眚又作瘠則非也經傳中省眚二字無通作瘠者當是省譌爲脊又譌爲瘠耳曲與直對繫與省對廉與肉對繫省猶多少也廉肉猶肥瘠也若作繫

瘠則文不成義矣鄭注繁瘠廉肉聲之鴻殺也繁瘠亦當作繁省鄭言聲之鴻殺殺字正釋省字僖二十二年公羊傳注殺省也今本注文亦作繁瘠則因正文而誤也釋文瘠在亦反則陸本已誤作繁瘠而唐石經及各本皆沿其誤若正義則本作繁省而後人改之也案正義釋經曰曲謂聲音迴曲直謂聲音放直繁謂繁多則下句亦當云省謂省約今本作瘠謂省約則後人以已誤之經改不誤之疏也正義又釋注曰鴻謂麤大殺謂細小言樂聲須宏大而多則肉與繁聲是也殺謂聲音細小則瘠與廉聲是也案上既云殺謂細小則下不當更云殺謂聲音

細小且與宏大而多句不對則是後人所改此當作言樂聲或須宏大而多宏須二字見下文則肉與繁聲是也或須細小而少少字亦見下文則省與廉聲是也宏大釋肉多釋繁故曰則肉與繁聲是也細小釋廉少釋省廉隸省故曰則省與廉聲是也後人改省爲瘠則與少字之義不合因幷改上句之或須細小而少爲殺謂聲音細小甚矣其謬也正義又曰言聲音之宏或須繁多肉滿者或須瘠少廉瘦者瘠少亦當作省少多即繁也滿即肉也少卽省也瘦卽廉也後人改省少爲瘠少則文不成義且瘠與瘦複矣合正義前後文觀之則後人妄改之迹自

明荀子樂論史記樂書並作綦省樂書集解引鄭注亦作綦省今據以訂正

族長

在族長鄉里之中注及正義不釋族長二字引之謹案族長皆鄉黨之屬地官大司徒之職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管子乘馬篇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是百家為族二百五十家為長也故與鄉里並言或曰舜典正義引作族黨長蓋黨之譌案釋文族長丁丈反正義釋下文附親萬民也句曰附親萬民也者則上文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莫

不和順之屬。荀子樂論、史記樂書亦作族長。無作黨者。舜典正義所引。蓋亦作長。校書者誤改爲黨耳。學者多聞族黨、少聞族長。則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矣。

天地之命

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鄭注曰。命教也。史記樂書作天地之齊。荀子樂論篇作天下之大齊。家大人曰。作齊者是也。齊同也。楚辭九歌注曰。齊同也。襄二十二年左傳及楚語注並同。上文曰。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又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是樂爲天地之同也。荀子作天下之大齊。亦謂天下之大同也。鄭注中和

之紀曰紀總要之名也天地之齊中和之紀紀與齊皆是統同之義故上文又曰樂統同也命字篆文作命齊字篆文作亝見汗簡二形相似故齊譌爲命矣

得其儕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鄭注曰儕猶輩類引之謹案儕當讀爲齊爾雅曰齊中也小雅小宛傳曰齊正也當喜而喜當怒而怒則得其中正矣故曰先王之喜怒皆得其齊焉管子正世篇事莫急於當務治莫貴於得齊亦謂得其中正也齊正字也儕借字也鄭據

借字解為輩類失之當喜而喜當怒而怒何儕輩之有

乎荀子樂論史記樂書正作齊白虎通義禮樂篇同

經義述聞第十五